

尺度

投射派诗人克里利、
奥尔森研究

刘朝晖 著

CHIDU
TOUSHEPAI SHIREN
KELILI AOERSEN
YANJIU



 人 民 出 版 社

尺度

投射派诗人克里利、
奥尔森研究

刘朝晖 著

CHIDU

TOUSHEPAI SHIREN

KELILI AOERSEN

YANJIU



●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宫 共

封面设计:徐 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尺度:投射派诗人克里利、奥尔森研究/刘朝晖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7.4

ISBN 978-7-01-017147-0

I. ①尺… II. ①刘… III. ①克里利-诗歌研究②奥尔森-诗歌研究
IV. ①I712.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306990号

尺度——投射派诗人克里利、奥尔森研究 CHIDU——TOUSHEPAI SHIREN KELILI AOERSEN YANJIU

刘朝晖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北京墨阁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7年4月第1版 2017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17.5 字数:246千字

ISBN 978-7-01-017147-0 定价:48.00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目 录

绪 论 / 1

第一节 少人问津的“尺度” / 3

第二节 尺度：“合作的事业” / 14

第一章 克里利的诗歌尺度 / 22

第一节 诗歌：诗人自身现象性的尺度 / 23

一、“诗人自身现象性的尺度”的含义 / 23

二、“诗人自身的现象性尺度”在克氏诗歌中的体现 / 27

第二节 形式：内容的延伸 / 36

一、克里利的形式观与投射派诗学的联系 / 38

二、克里利形式观的践行——以《疯子》为例 / 43

第三节 克里利形式观的后现代性 / 49

第三节 语言：自足的“事物” / 53

一、语言的自足性在克里利诗歌中的体现 / 55

二、实现语言物性的途径：本义地写作 / 68

第四节 情感：诗歌的首要尺度 / 73

一、情感是四尺度之首 / 75

二、克里利的情感表达方式——与华兹华斯、洛维尔相比 / 87

三、情感贯穿于克里利的诗歌——有“爱”为证 / 98

第二章 克里利诗歌尺度的渊源及影响 / 114

第一节 克里利的诗歌尺度与济慈的“天然感受力” / 115

一、克里利的诗歌尺度与济慈诗学观的相似之处 / 117

二、克里利的诗歌尺度与济慈诗学观的差异 / 121

第二节 克里利与美国诗歌传统 / 126

一、克里利与19世纪美国诗人 / 128

二、克里利与美国现代主义诗人 / 138

第三节 克里利与视觉艺术 / 150

一、“画家中的诗人” / 151

二、克里利与视觉艺术家的契合点 / 155

三、视觉艺术对克里利的影响 / 160

第四节 克里利的“地方”意识 / 164

一、克里利的“地方” / 165

三、诗歌：流变而共同的“地方” / 168

三、新英格兰：永恒的“地方” / 173

第五节 克里利对语言派诗歌的影响 / 178

第三章 尺度的合作者：查尔斯·奥尔森 / 186

第一节 克里利的诗歌尺度与奥尔森的投射诗学 / 186

第二节 奥尔森的动力诗学 / 198

一、动力学与投射诗 / 198

二、动力诗学与本体感觉论 / 201

三、动力诗学与客体主义 / 205

第三节 奥尔森的语言观	/ 210
一、奥尔森语言观的含义	/ 211
二、奥尔森语言观的理论语境	/ 215
第四节 奥尔森的历史观	/ 225
一、奥尔森对历史的界定	/ 226
二、奥尔森体系中历史与诗歌的关系	/ 232
结 语	/ 239
附录一：罗伯特·克里利：地方英雄	/ 245
附录二：克里利生平	/ 252
参考文献	/ 257
后 记	/ 272

绪 论

罗伯特·克里利 (Robert Creeley, 1926—2005), 美国当代著名诗人, 1926年5月21日出生于马萨诸塞州东部的阿灵顿镇 (Arlington)。孩提时代的他时乖运蹇, 两岁时便厄运降临。保姆抱着他搭乘父亲的轿车, 途中恰遇有人用铁锹从卡车上卸煤, 偶然弹出来的煤块砸碎了轿车的挡风玻璃, 一个玻璃碎片穿透克里利的左眼角膜。尽管碎片被立即取出, 克里利左眼的视力还是每况愈下, 直至可能殃及右眼。他的父亲因此而非常伤心自责, 再加上工作劳累, 他的健康状况恶化。在克里利4岁时, 父亲因肺炎遽然辞世。“父亲的去世给克里利留下了一个未来岁月中他试图去填补的真空。”^① 父亲去世不久后, 母亲当机立断地做了两件事。一是摘除他的左眼以免右眼受到感染, 让他从此佩戴玻璃假眼。二是率全家搬迁至西阿克顿镇 (West Acton)。克里利成为新家唯一的男性。失去父亲和左眼无疑对克里利的个性和生活都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多年以后, 他回忆道: “在一个有着五个女人的家庭中长大……我根本不知道男人所做的事……就像在森林中由一群狼或别的什么照料着长大一样。我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进入男人的状态。”^②

① Ekbert Faas, *Robert Creeley: A Biography*, Hanover, NH: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2001, p. 6.

② Robert Creeley, *Contexts of Poetry: Interviews 1961—1971*, ed. by Donald Allen, Bolinas: Four Seasons Foundation, 1973, p. 148.

左眼受伤后，家人不允许小克里利哭泣，因为眼泪有可能进一步损伤患眼，所以他从小就学会压抑情绪。佩戴玻璃假眼使他在学校不时成为顽皮的小伙伴们取笑的对象。而他应对这种取笑的方式就是暴力反击。事实上，失去左眼在他心中郁积起的愤怒，经常在暴力中爆发。^① 不过，失去左眼给了克里利独特的视角，他经常强调自己是用一只眼睛看世界的。威廉斯在写给克里利的一封信中也说：“失去一只眼睛对你、对我们所有的人，都意义重大。这让你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个单一的目标上：看见，看见，完全地看见。”^②

1943年，克里利进入哈佛大学学习，一年后休学参加美国陆军，去印度和缅甸开救护车，1945年秋重回哈佛，却在大学的最后一年，即1947年，从哈佛辍学。据他自己后来在自传中回忆，他“在哈佛作过无助的挣扎”，学校“长者们的嘲讽的态势”打消了“他对知识的丁点渴求”。^③ 1948至1951年，克里利带着家人到新罕布什州的一个地方尝试农场经营。在此期间，他从收音机里听到希德·科曼（Sid Corman）“这就是诗歌”的广播节目，于是开始了和科曼长达5年多的通信往来。也正是在此期间，克里利尝试创办自己的杂志，虽然以失败告终，但此举开启了他和查尔斯·奥尔森（Charles Olson）长期的通信往来以及终身的友谊。从此，克里利渐渐进入诗人的圈子，走上了诗歌创作之路。

从1946年在哈佛大学的学生杂志《威克》（*Wake*）上发表处女作《归来》（“Return”），到2005年3月去世，在将近60年的时间里，克里利一直笔耕不辍。他一生在美国国内外共出版了60多部诗集，一部小说《岛屿》（*The*

① Carroll F. Terrell, ed., *Robert Creeley: The Poet's Workshop*, Orono, ME: University of Maine Press, 1984, p. 24.

②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A Letter to Robert Creeley”, in *Robert Creeley's Life and Work*, ed. by John Wilson,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7, p. 30.

③ Robert Creeley, “Autobiography”, in Tom Clark, *Robert Creeley and the Genius of the American Common Place: Together with the Poet's Own Autobiography*,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1993, p. 131.

Island 1963), 一本短篇小说集《淘金者及其他故事》(The Gold Diggers and Other Stories 1965), 以及几部论说文集和访谈录等。天赋加勤奋为克里利赢得了诸多声誉与头衔。1965年, 他获得洛克菲勒基金资助, 1981年, 获雪莱纪念奖, 1987年获弗罗斯特奖章, 1982年获国家艺术基金, 1999年获柏林根奖(the Bollingen Prize)(该奖项只有为数不多的文学大师获得过), 2001年获兰南终生成就奖(the Lannan Lifetime Achievement Award)。1989年至1991年, 他成为纽约州桂冠诗人, 1999年, 当选为美国诗人学会主席。

虽然克里利著述颇丰, 但目前国内对他进行研究的学者却寥寥无几。这也许是因为他声名不如艾略特和庞德那样显赫, 也许是因为他的诗学思想比较零散, 看似没有完整的体系。但不管怎样, 克里利在美国当代诗坛上有着不可或缺的位置, 他的名句“形式向来不过是内容的延伸”被奥尔森用作投射诗的三原则之一, 影响了众多的同辈及后辈诗人。对于这样一位诗人, 无视可能意味着无知。我们这里所要做的, 就是在考察他的研究现状的基础上, 对他的诗学思想进行一个较全面系统的研究, 以期弥补国内研究的不足。

第一节 少人问津的“尺度”

“尺度”是克里利最喜爱的词语之一。该词的英文“measure”有“韵律、音步”之意, 亦可指“标准、尺度”。弗瑞德·莫拉玛可(Fred Moramarco)指出:“尺度在克里利的词典中不仅仅指诗歌的韵律和节奏;它是评价和判断的标准。逐渐阐明尺度的意义就是就是逐渐获得价值感。”^①我们这里要关

^① Fred Moramarco, “Pieces of a Mirror: Robert Creeley’s Later Poetry”, in *Robert Creeley’s Life and Work: A Sense of Increment*, p. 336.

注的就是克里利作为“评价和判断的标准”的尺度。下面的文献回顾说明，此前的研究者很少有人去探寻克里利的“尺度”。

自20世纪40年代晚期克里利开始写作起，有关他的评论就不断出现。约翰·威尔逊(John Wilson)汇编的《罗伯特·克里利的生活与创作：增量的感觉》(*Robert Creeley's Life and Work: A Sense of Increment*)一书，收集了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有关克里利生活与创作的主要文献。评论家们对克里利的诗歌褒贬不一。威廉·卡洛斯·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在1960年写给克里利的一封信中对他进行了高度评价：“你对节奏有最精妙的感觉，那种节奏我只在令我望尘莫及的艾兹拉·庞德(Ezra Pound)的诗歌中见过。”^①休·肯内尔(Hugh Kenner)认为，克里利“是有必要随时关注的少数当代作家之一”^②。但对克里利持贬抑态度的也不乏其人。约翰·西蒙(John Simon)直言不讳地指出，“关于克里利的诗歌有两点可说：一是它们很短；二是它们不够短。”^③

1973年四季基金出版社(Four Seasons Foundations)出版了唐纳德·艾伦(Donald Allen)主编的《诗歌的背景：1961—1971年访谈录》(*Contexts of Poetry, Interviews 1961—1971*)。该书收集了1961至1971年间对克里利的十次采访。这10次采访内容和主题迥异，既有诗人间关于诗艺的对话，如：查尔斯·汤姆林逊(Charles Tomlinson)的采访，也有关于诗歌的创作过程和形式的对话，如琳达·W.瓦格纳(Linda W. Wagner)的采访，还有关于克里利的眼睛和经历的对话，如约翰·辛克莱(John Sinclair)，罗宾·艾歇勒(Robin Eichele)和路易斯·麦克亚当斯(Lewis MacAdams)等

①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A Letter to Robert Creeley", in John Wilson, ed. *Robert Creeley's Life and Work*, p. 30.

② Hugh Kenner, "More Than Pretty Music", in John Wilson, ed. *Robert Creeley's Life and Work*, p. 91.

③ John Wilson, "Introduction" in John Wilson, ed. *Robert Creeley's Life and Work*, p. 2.

人的采访。1974年大车店出版社 (Coach House Press) 出版了安·曼德尔 (Ann Mandel) 所著的《尺度：罗伯特·克里利的诗歌》 (*Measures: Robert Creeley's Poetry*)。曼德尔认为，克里利通过自己的诗歌，摸索着走出一个“所有的行为都由过去所发生的事来度量的……令人窒息的世界”，走进一个“事物、人们及其行为，仅由他们在任一时刻的在场来量度”的世界。^①

1978年《边界二》推出了由威廉·斯潘诺斯 (William Spanos) 主编的题为“罗伯特·克里利：一个集合” (Robert Creeley: A Gathering) 的春秋两卷特刊，“该‘集合’近600页的资料是克里利研究者们绝对的必读之物。”^②本刊的二十几篇文章中有5篇被威尔逊节选收编在《罗伯特·克里利的生活与创作：增量的感觉》一书中。这二十几篇文章中“最发人深省、最具启迪作用的要数其他诗人对克里利的评论”^③。这些文章对克里利1978年前的所有作品，进行了全方位的评述。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主编斯潘诺斯对克里利的采访。斯潘诺斯在对克里利采访结束之后，给访谈记录加上了前言，在前言中他说明了该访谈的背景，即在他们见面之前，他曾给克里利写过一封短信，要求克氏谈谈他对美国传统（与新批评定义相对的）的理解以及他与该传统的关系，他与早期现代主义者（如意象主义者、艾略特、奥登、乔伊斯等）的关系，以及他的“开放诗”和新近的现象学家，尤其是海德格尔的关系。^④访谈中，克里利严肃而机智地回答了有关形式、瞬间、创作过程、与新近的现象学家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同在1978年，新墨西哥大学出版社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出版了辛西娅·杜宾·艾德尔伯格 (Cynthia Dubin Edelberg) 的专著《罗伯特·克里利的诗歌：批评与介

① Ann Mandel, *Measures: Robert Creeley's Poetry*. Toronto: Coach House Press, 1974, p. 3.

② Carroll F. Terrell, ed., *Robert Creeley: The Poet's Workshop*, p. 27.

③ Carroll F. Terrell, ed., *Robert Creeley: The Poet's Workshop*, p. 27.

④ William V. Spanos, "Talking with Robert Creeley", in *boundary 2*, Vol. 6, no. 3; Vol. 7, no.1, Spring/Fall, 1978, p.13.

绍》(*Robert Creeley's Poetry: A Critical Introduction*)。这是第一本克里利研究专著。作者研究了克里利从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至70年代中期止,克里利关于思维、感情与写作的思考。艾德尔伯格主要评述了克里利四部诗集:《为了爱》(*For Love*)、《词语》(*Words*)、《碎片》(*Pieces*)和《在伦敦》(*In London*)。她认为克里利最根本的改变在于思维上的改变——从幻灭的理想主义变至存在主义,他的写作也随之从开始的理智写作转变到自发的写作^①。艾德尔伯格聚焦克里利的变化,指出了他的多面性,但没有对其诗歌作总体评价,也没有研究他20世纪70年代后期及以后的诗歌。

1984年,缅因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美国国家诗歌基金资助的研究文集《罗伯特·克里利:诗人工作坊》(*Robert Creeley: The Poet's Workshop*)。该文集由卡罗尔·F.特勒尔(Carroll F. Terrell)主编,收集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大约10年间的克里利研究成果。特勒尔在该书的绪论部分指出,“克里利的诗歌源于一个中心的问题:‘人究竟如何生活,如何爱,如何死亡;人究竟如何应对这些事情?’”^②他认为,克里利“在过去的30年间对这些问题的纠结,使得他成为美国最伟大的在世诗人。”^③在特勒尔看来,克里利是“地方的”(local)诗人,因为他的诗歌源于自己的感知,也因为他“在培育自己的人民、地方、文化和民族压力中找到了自己的主要身份”^④。特勒尔在绪言中还介绍了克里利的出身、生平和个性,也对此前的克里利研究文献做了简短的述评,指出他所编辑的这部文集旨在“继续、充实、或更深地挖掘”^⑤此前克里利研究所关注的问题。库克、艾德尔伯格、瓦格纳等早期研究过克里利的许多诗人或学者,在这部文集中发表了他们最

① Cynthia Dubin Edelbert, *Robert Creeley's Poetry: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Albuquerque, NM: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1978.

② Carroll F. Terrell, ed., *Robert Creeley: The Poet's Workshop*, p. 13.

③ Carroll F. Terrell, ed., *Robert Creeley: The Poet's Workshop*, p. 13.

④ Carroll F. Terrell, ed., *Robert Creeley: The Poet's Workshop*, p. 20.

⑤ Carroll F. Terrell, ed., *Robert Creeley: The Poet's Workshop*, p. 31.

新的研究成果。

1993年，新方向出版公司（New Directions Publishing Corporation）出版了汤姆·克拉克（Tom Clark）的专著《罗伯特·克里利与美国平凡世界的天才》（*Robert Creeley and the Genius of the American Common Place*）。严格来说，这是一本编著，该书分为四个部分，第一、二部分是克拉克和克里利有关其身世、成长环境、家人、朋友、作品以及清教传统等的对话，其中穿插克拉克对克里利的诗歌或观点的评论。第三部分是克里利在1991年发表的演讲《平凡的几种意义》（“Some Senses of the Commonplace”）的讲稿。第四部分是克里利自己所撰的自传。该书克里利作品和生平相互映衬的编排，加上克拉克富有洞见的点评，独到地向读者展示了克里利貌似平凡的作品和生活中的种种非凡之处。

1999年，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出版了另一部重要文献：艾米·卡佩拉佐（Amy Cappellazzo）和伊丽莎白·里卡特（Elizabeth Licata）合编的《在一起：罗伯特·克里利的合作》（*In Company: Robert Creeley's Collaborations*）。该书按年代顺序编录了克里利的作品以及他和画家、雕刻家们的长期合作，并以克里利为中心，梳理了他和艺术家们的合作关系。书中的论文和编年表给读者提供了翔实可靠的有关克里利与艺术家合作的历史指南。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著名的诗人兼艺术批评家约翰·姚（John Yau）的论文。该文详细分析了视觉艺术在克里利诗歌中的作用，以及视觉艺术通过克里利的诗歌对当代诗学观产生的影响。总体来说，这部文集侧重点在于克里利与视觉艺术的关系。

除了以上的专门研究文集或专著外，克里利研究还出现在不同学者所撰写或编辑的不同研究主题的著作或文选里。这类作品主要有：1. 谢尔曼·保罗（Sherman Paul）所著的《迷失爱的美利坚：重读罗伯特·克里利、艾德华·多恩和罗伯特·邓肯》（*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1*）。保罗认为，克里利、多恩和邓肯的诗歌都寻求在前途未卜的

空虚世界里与他人沟通。他指出克里利是“爱的诗人”^①，克里利的诗歌有自传的动机。2. 斯蒂芬·弗莱德曼 (Stephen Fredman) 所著的《诗人的散文：美国诗歌的危机》(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弗莱德曼用“诗人的散文”指非韵文体诗歌，包括“作为诗歌的延伸来构思和阅读的作品”^②，他不用“散文诗”而用“诗人的散文”，是因为他认为前者是个“旨在使抒情诗陌生化的矛盾语，且其令人联想起法国象征主义的艺术情趣”^③。弗莱德曼研读了威廉斯的《地狱中的柯拉》(*Kora in Hell*)、克里利的《在场》(*Presences*) 以及阿什贝利的《诗三首》(*Three Poems*)，“揭示了诗人的散文这一问题文类和周围的诗歌的关系，”指出：“从爱默生时代到如今，美国诗人的散文……在美国诗歌中具有特别关键的地位。”^④ 3. 查尔斯·阿尔铁里 (Charles Altieri) 所著的《美国当代诗歌中的自我与感性》(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阿尔铁里认为，对早期的克里利来说，世界完全是非喻指性的现象的集合，诗人的任务不是去思考这些现象，而是真实地呈现它们；而晚期的克里利更罔顾完整的思考、情感或信仰体系，甚至思考的实际对象。像抽象表现主义画家一样，克里利所关心的是思维活动本身以及体验场域中各种相关的能量^⑤。4. 罗伯特·温·霍尔伯格 (Robert von Hallberg) 所著的《美国诗歌与文化，1945—1980》(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该书第二章关于克里利的部分最初发表在 1978 年《边界 2》的春秋克里利

① Sherman Paul, *The Lost America of Love: Rereading Robert Creeley, Edward Dorn and Robert Duncan*,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5.

② Stephen Fredman, *Poet's Prose: The Crisis in American Vers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xiii.

③ Stephen Fredman, *Poet's Prose: The Crisis in American Verse*, p.xiii.

④ Stephen Fredman, *Poet's Prose: The Crisis in American Verse*, p.xiii.

⑤ Roger D. Sell, "Review of *Sense and Sensibility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Poetry*", from <http://www.jstor.org>.

专刊上，题为“罗伯特·克里利与体系的快乐”，后来又被威尔逊节选收编在《罗伯特·克里利的生活与创作：增量的感觉》一书中。霍尔伯格指出，虽然克里利看起来非常自我内敛，不像奥尔森、邓肯和金斯堡那样有宏大的观点，但“他的艺术却跟他们的一样有着远大的目标”。“像他们一样，他有自己的应对政治史的方式——抽象、模糊却又经验主义。他有时也以自己的风格，鼓励我们理解‘宏大的观点’”。^①5. 利比·里夫金 (Libbie Rifkin) 所著的《事业拓展行动：奥尔森、克里利、朱可夫斯基和贝利根与美国先锋派》(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2000)。该书的第二章为“‘爱的陪伴’：查尔斯·奥尔森和罗伯特·克里利的合作事业”，作者在这一章探讨了克里利和奥尔森的通信对投射诗论的建立所起的关键作用，以及对各自创作的巨大影响。6. 尼尔·罗伯茨 (Neil Roberts) 主编的《二十世纪诗歌指南》(Massachusetts: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2001)。该书的第二部分“诗歌运动”中收编了约翰·奥斯伯恩 (John Osborne) 的论文《黑山派与投射诗》(“Black Mountain and Projective Verse”)。该论文由“背景”“理论”“实践”“马克西姆组诗”四个部分组成。作者在“实践”部分对克里利的《某事》(“Something”) 一诗做了详细的文本分析，认为该诗践行了奥尔森的《投射诗》所规定的许多原则，是典型的投射诗。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克里利研究主要出现在一些学术期刊上。通过 JSTOR 数据库可以得知，最近的克里利研究都是有关他 80 年代中期以后所发表的作品，包括《记忆花园》(1986)，《窗》(1990)，《回声》(1994)，《生与死》(1998)，《于是》(1998)，《如果我在写》(2003)、《在世间》(2006) 等。另外，一些专门推介作家的网站、克里利的个人网站以及他的纪念网站，也提供关于他的生活与作品的信息。例如，<http://www.conjunctions>.

① Robert von Hallberg, *American Poetry and Culture (1945—1980)*,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53.

com/creeleytribute.html 网站上有克里利生前好友、学生或熟人从不同角度所写的纪念他的文章。最近的克里利研究文章中较系统的要数美国当代著名批评家玛乔瑞·帕洛夫 (Majorie Perloff) 所著的论文《罗伯特·克里利的激进诗学》(“Robert Creeley’s Radical Poetics”)。在该文中,帕洛夫指出,“克里利独特的诗学一直以来都被奇怪地误解。”^①帕洛夫试图驳斥众多克里利批评者,为克里利正名。她不赞同某些批评家对克里利的“简约主义者”(minimalist)倾向的谴责,也不赞同某些批评家把克里利归为“黑山派”诗人。她认为把克里利的作品边缘化,以及批评他的诗歌抽象、不合逻辑、结构糟糕、不可理喻的做法都是因为没有真正理解他。^②

概括起来,目前国外克里利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七个方面:1. 关于克氏某部诗集的研究。克氏在国内外先后出版过60多部诗集,每部诗集的出版都引发了众多评论与研究。例如,希德·科曼等研究了《为了爱》,亚瑟·福特 (Arthur Ford) 等研究了《词语》,丹尼斯·列维托夫 (Dennis Levertov) 等研究了《碎片》,罗伯特·邓肯 (Robert Duncan) 等研究了《三十件事》,伯纳德·F.迪克 (Bernard F. Dick) 等研究了《回声》,威廉·多勒斯基 (William Doreski) 等研究了《生与死》,《如果我在写》,汉克·雷泽 (Hank Lazer) 等研究了《在世间》。2. 追踪其诗歌发展变化的研究。辛西娅·杜斌·艾德尔伯格追踪了克里利从20世纪4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关于思维、感情与写作的思考。汤姆·克拉克对克里利20世纪40至90年代初诗歌主题的演变作了简短论述。3. 有关克氏诗歌艺术的研究。学者们对克里利的诗歌节奏、偏离常规的语法与句法、诗歌的分行等进行了探讨。罗伯特·哈斯 (Robert Hass) 认为,克里利的诗学“所关注的是言说

① Perloff, Marjorie. “Robert Creeley’s Radical Poetics”, *Ebr: Electronic Book Review* (13 Oct. 2007), rpt. in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 ed. Jeffrey W. Hunter, Vol. 266, Detroit: Gale, 2009, *Literature Resource Center*, Web. 8 Aug. 2011.

② Perloff, Marjorie. “Robert Creeley’s Radical Poetics”.

与被言说之间的张力”。埃德尔伯格研究了克里利诗歌中的“孤行”(Orphan line),即看上去与语境没有直接联系的诗行,指出“这些孤行的重要性不在于实际内容,而在于其节奏”,因为克里利的诗歌的连贯性首先来自节奏模式。约翰·奥斯伯恩认为,克里利的诗歌在分行、句法、节奏等方面符合投射诗原则。4. 有关克氏和传统以及同时代作家关系的研究。乔治·F. 巴特里克(George F. Butteric)通过研读克氏早期诗歌,探索了克氏如何利用文学传统创作诗歌,如何融合并改变传统建立自己的诗学观。阿尔伯特·库克(Albert Cook)和利比·里夫金则探索了克氏和奥尔森的通信与合作对其诗歌和诗学观的影响。5. 关于克氏和视觉艺术家之关系的研究。温迪·布拉布纳(Wendy Brabner)通过比较克里利和导演斯汤·布拉克哈奇(Stan Brakhage),指出二者创作手法的相似之处,认为两位艺术家都试图使身心合一,使内在世界与外部世界合一。艾米·卡佩拉佐,伊丽莎白·利卡塔,约翰·姚等学者追溯了克里利和视觉艺术家,尤其是抽象表现主义者的合作历史,分析了视觉艺术在克里利诗歌中的作用,以及视觉艺术通过克里利诗歌对当代诗学观产生的影响。6. 对克氏的心理分析研究。塞缪尔·穆恩(Samuel Moon)应用弗洛伊德和荣格的理论,分析了克氏诗歌和小说中所展示的“人格面貌”(personae),指出克氏童年受到的创伤——两岁失去左眼,4岁失去父亲——致使他形成了“恋母情结”,这一情结深深地影响了他成年后直至中年的待人接物,也影响了他的语言表达与处理。7. 关于克氏的后现代性的研究。罗伯特·科恩(Robert Kern)根据自己对后现代理论的理解,认为虽然克里利的诗学观不完全具备后现代性,但他那来自“体验和流变”的开放诗则让他毫无疑问跻身于后现代诗人之列。威廉·西尔韦斯特(William Sylvester)、约翰·弗农(John Vernon)、肯尼斯·科克斯(Kenneth Cox)、保罗·戴埃尔(Paul Diel)等学者持类似观点。杰瑞·麦克圭尔(Jerry McGuire)则认为,上述学者给克氏的“后现代主义者”的标签比较武断,而实际上克氏的诗行、意象、形式等各方面都关乎“缺席”(absence)